

源氏物語

(三)

紫式部著

林文月譯

源氏物語(三)

洪範譯叢 6

紫式部著
林文月譯

ISBN 957-674-202-1



9 789576 742026

洪範譯叢⑥

源氏物語

(三)

紫式部著 林文月譯

洪範書店

臺灣 臺北

源氏物語(三)

原 著 紫式部

譯 者 林文月

出 版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台北市廈門街 113 巷 17-1 號二樓

電話 (02)2365-7577 • 2368-6790

傳真 (02)2368-3001

郵撥 01074020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25 號

初 版 2000 年 1 月

四 印 2006 年 9 月

定價 300 元 ISBN 957-674-202-1

●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源氏物語／紫式部著；林文月譯．--初版．-

-臺北市：洪範，1999 [民 88]

冊：公分．--(洪範譯叢；6)

ISBN 957-674-204-8(一套：平裝)．--ISBN

957-674-200-5(第一冊：平裝)．--ISBN 957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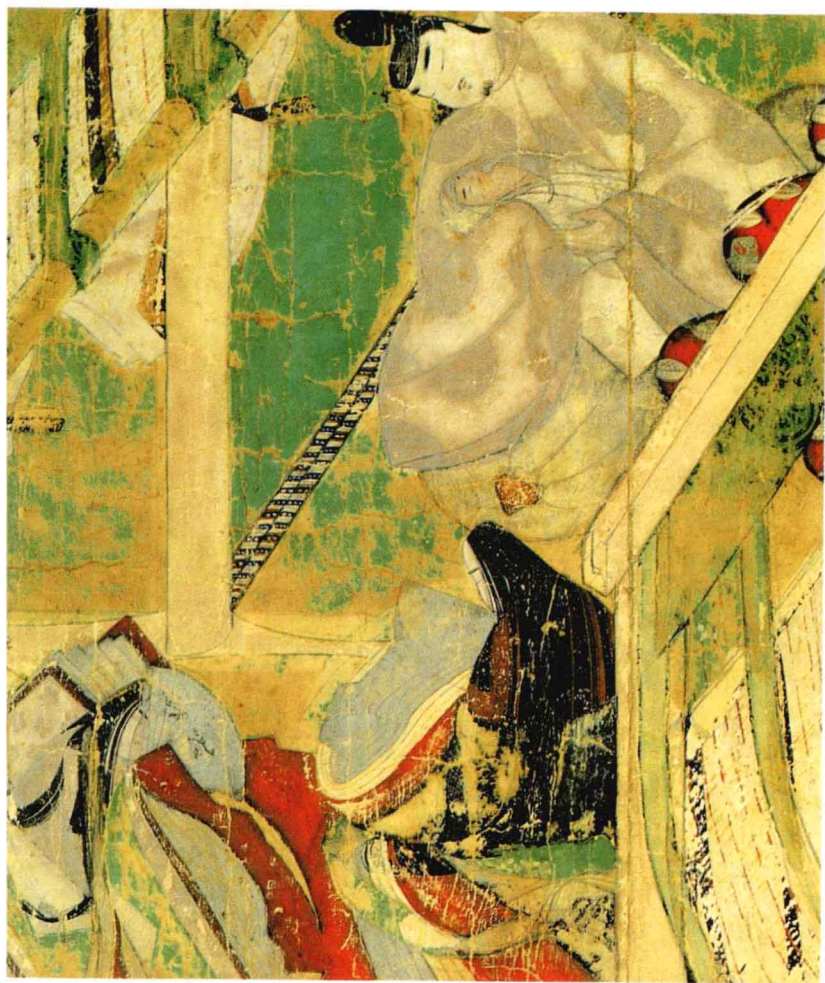
674-201-3(第二冊：平裝)．--ISBN 957-674-

202-1(第三冊：平裝)．--ISBN 957-674-203-

X(第四冊：平裝)

861.542

88017591



〈柏木〉繪卷（局部）

目次

第三十三帖 藤裏葉

第三十四帖 若菜（上）

第三十四帖 若菜（下）

第三十五帖 柏木

第三十六帖 横笛

第三十七帖 鈴蟲

第三十八帖 夕霧

第三十九帖 御法

911

第四十帖 幻

925

第四十一帖 雲隱

943

第四十二帖 勾宮

945

第四十三帖 紅梅

955

第四十四帖 竹河

967

第四十五帖 橋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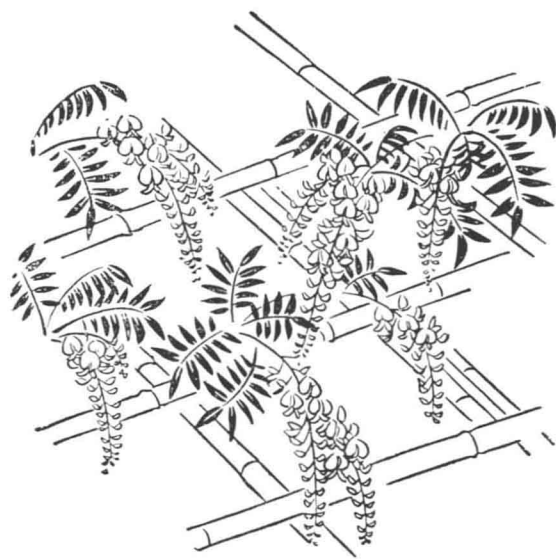
995

源氏物語重要人物關係表(三)

1017

第三十三帖

藤裏葉



明石小姐入宮之事正積極進行籌備着。宰相中將在此百忙之中，仍會時時不自覺地沈思發呆。自覺此情深刻，不可思議。既然這般思念，而內大臣也頗有「閉門假寐裝不知」的傾向，則何不乘機啓齒呢？既而又想回來：還是稍微再等待，有朝一日總可以正大光明結合的。他這般暗自思量，獨個兒煩悶焦慮着。雲居雁方面呢？自從那回聽父親偶然提及世人謠言以後，不禁歎息連連。這事若屬實，那麼人家根本就已經不把自己放在心上啦。可是，說也怪，他們倆彼此猜疑着對方，却同時又都沒法子忘懷對方呢。內大臣的態度原本是挺強硬的，近來却顯得轉弱了。假如這年輕人真教中務宮選做女婿的話，只好給女兒另外物色人選了；這麼做，對那個人既有些歉疚；而對自己女兒來說，尤爲不妙，怕是更會引起意料不到的謠言什麼的也未可知。看情形，得妥爲設計，先向對方示意才行。不過，他與源氏之間，表面上仍保持平靜，實則心底一向都是互相競爭戒備的，關係可謂微妙，所以若是現在驟然提親，恐怕也不怎麼合適。這事情可真費斟酌啊。到如今再來鄭重其事的開口，又怕世人物議；究竟要藉怎樣一個機會來巧妙地暗示才好呢？在他左思右想之間，已到了三月二十日，故大宮的忌日。這一天，內大臣率領公子們，大夥兒赴極樂寺行祭。公卿大臣等陪侍者衆多，好不威風！宰相中將在衆人之中顯得尤其引人注目。正值英年的他無論外貌氣質都達於極點，真箇無懈可擊。自從對這位內大臣懷恨於心以來，他的一舉一動尤其用心謹慎，顯得格外穩健。這一點，內大臣

自然也注意到。六條院府方面也使人獻上誦經供奉之物品等。宰相之君負責萬端，佛前諸事，無不悉力以赴。傍晚時分，法事已畢，各自正要回去，忽見花瓣紛紛隨風飛落，煙霞朦朧，氣氛十分浪漫。內大臣不知想起了往日的什麼事，多情地喃喃自詠，眺望着四周。宰相對這一片動人的夕陽景色，也若有所感，顧不得人都在騷擾：「恐怕要下雨嘍。」獨個兒依然在那裏發呆。許是見到他這副神態，衷心有所感觸的吧，內大臣輕輕牽動其袖道：「你還在責怪我嗎？看在今日法會是爲誰而舉行的面子上，請原諒了我吧。你若是再要棄嫌這來日不多的老朽，也未免太狠心了啊。」宰相之君連忙謝罪道：「故去的外祖母臨終時也囑咐過我，凡事要拜託您的，可是，既然您不見許，小輩的我也不敢太冒昧了。」

這時，風雨忽作。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散去。回到家裏，宰相之君對今日內大臣一反常態的表現深感不解。由於這事情是他平時最掛慮的，所以雖然三言兩語輕描淡寫，已足夠他終宵深思，輾轉不眠了。到底是多年相思的代價吧，如今內大臣已絲毫不再搭架子。遇着有適當的機會，他準備要裝得若無其事般促成其事。四月初的某一日，庭前藤花盛開，那景象實在非同尋常，白白放過未免太可惜，乃有管弦遊宴。隨着暮色漸濃，花色愈美的時分，派遣其嗣子頭中將來傳言邀請道：「日前花蔭之下相會，頗覺言不盡意。倘蒙不棄，盼枉駕光臨寒舍。」另有附文：

色正濃兮藤花盛，

滿園芬芳春意闌，

得請枉駕兮賞枝柄○。

信繫結在姿態極美的藤枝上。好不容易等待有了結果。夕霧的心不禁興奮地跳躍起來。遂恭恭敬敬修成了覆函。

日夕傾兮光昏闇，

雖有藤枝飾貴園，

猶豫未前兮敢折盪①。

又對來人說：「哎呀，寫得辭不達意的。麻煩您一切從中安排啦。」頭中將乃自告奮勇謂：「我陪您去吧。」夕霧却婉謝道：「豈敢煩勞您大駕。」於是，先使歸去。稍後，宰相之君便去拜會其父太政大臣，詳告原委，並示以內大臣之信函。「哦，這裏面必定有什麼原因吧。讓他主動向我們提出求婚之意，才能抵償從前他違抗你外祖母的不孝之罪啊。」瞧他那副得意的樣子，才教人看着生氣哩。「不見得是這樣吧。或許是因為對屋之前的藤花較往年爲盛，又逢着閑適無事，所以想要舉行遊宴什麼的吧。」夕霧反倒替對方辯說。「人家特別差遣了人來邀請，你就趕緊去吧。」大臣特別允准。究竟這中間會不會有什麼用意呢？宰相之君內心確實有些兒不泰平。大臣說：「你這件直衣顏色嫌太濃，看來有點兒不夠莊重。二、三位的非參議啦，地位不甚重要的年輕人輩穿淺紫的倒無所謂；至如你呢？不妨稍事打扮一下。」遂挑選一些自用衣裳之中質料色澤之尤佳者，連同衣類，令人送過去。

宰相之君在自己房中仔細裝扮停妥，於黃昏過後，諒對方已等待得着急時方始往訪。主人方面，自中將以下，七、八人相率出迎。列席的諸位王孫公子，個個都是品貌端莊，可是終究敵不過這位宰相之君的出類拔萃，既含蓄而又高貴。內大臣忙着招呼設席等細節，用心可謂周全。他甚至於端正衣冠，顯得十分鄭重其事。臨走時又吩咐夫人和衆侍女道：「你們躲在裏頭瞧瞧吧。這位公子呀，越長越俊，舉止風度也挺雍容大方的。至於他那種老成持重之處，怕是他父親太政大臣更勝一籌呢。大臣那個人嘛，優美有餘，人緣又好，見到了他，只覺着愉快，令人忘憂消愁；只是，在公事的方面，稍微嫌欠缺嚴肅，過於灑脫。不過這也難

怪他啊。而這一位呢？學問方面，自是無話可說，性格也更爲男性化。世人都稱讚說是認真可取呢。」他邊說邊整裝，然後才與客人會見。客套的寒暄只是適可而止，話題隨即轉向賞花方面。「春天的花，沒有一種不令人歎爲觀止，只可惜都不能長駐芬芳，匆匆棄人凋零。趕巧在這個時候，唯獨藤花『綻苞於初夏』^④，教人覺得無限含蓄有致，挺惹人憐愛。而況，它那顏色又是極饒深味的紫色呢……。」內大臣含笑談說的那種神態頗具風情，他那張臉龐也挺俊美。

月已昇。空氣中飄盪着霧霞，致花色朦朧。人人藉着賞花，傾盃遊宴。內大臣已有些許醉意，他連連向客人勸酒；宰相之君則頗具戒心，正苦於退辭。「你是這種季世的難得人才，可是，怎能瞧不起我這老朽啊。古書有道是：『如家人父子禮』^⑤，諒你是個讀書人，應該深明聖賢的遺教才對，怎的却教我這般勞心呢？」許是所謂藉酒裝瘋吧，這會兒他正巧妙地一吐胸中塊壘。夕霧聽此，也連忙回答：「那兒的話呀，看在亡去的外祖母和先母的名份上，也應該由衷侍候您才是。沒想到竟蒙您這樣數說；這都是小輩不夠周全之故吧。」內大臣見良機不可縱，乃乘興誦古歌「藤裏葉云云」。頭中將明白乃父心意，故逕折綴有長串深紫色藤花的枝條，附於客人酒盃。宰相之君正猶豫不知所措，內大臣遂歌道：

藤之花兮越松開，

辛苦等待非所願，

託言紫色兮爲傳媒^⑥。

宰相捧盃，稍行拜舞之禮。那姿態絕妙。

露華濃兮幾度春，

時光荏苒教虛擲，

而今花下兮慶結姻①。

盃行至頭中將前，他也和成一首歌道：

藤似袖兮人擬花，

香澤隨花女隨婿，

色香愈添今人人誇。

盃行幾巡。大家各有詠歌吧。不過，每個人都喝醉了，所以也沒什麼比上面這幾首更好的作品。七日的月影暗淡，鏡也似的池面上籠罩着一片煙霞。枝梢的嫩葉稀疏，應是寂寞的季節，但是串串藤花盤纏在彎曲有致而低矮橫生的松枝上，却別有一番罕見的情趣。那位辨少將正用他那悅耳的聲音歌唱「葦垣」謠。內大臣笑他：「唱什麼怪歌呀！」自己却又附和着唱起那歌詞的變調「經幾年呀，此家」來。歌喉也十分不凡。這次遊宴輕鬆而不失風流，諒被此間的誤會與隔閡也消釋了吧。

夜已深沉。宰相裝得酩酊大醉模樣，懇求頭中將：「喝過了量，怕沒法子走回家呢。能不能借你的寢室，供我暫住一宿啊？」內大臣聽此，便吩咐：「朝臣②哪。給客人安排休息的地方吧。老頭子喝醉嘍，怕會失禮，這可是苦差事喲。」乃逕入內去。中將揶揄道：「哦，原來你是想旅宿花蔭下呀③。糟糕了。怎麼辦？這可是苦差事喲。」「託附常磐之松的藤花豈是水性楊花可比的？你胡謔什麼！」給宰相之君這麼一催促，中將雖未甘心，只因對方人品甚佳，而這也是意料中遲早會發生的事情，所以就只好充當嚮導了。宰相之君一路上如踏夢境似的，却又難免覺得：自己這些年來真夠忍耐苦捱過來了啊。女方自是嬌羞異常。她那姿色真箇愈長愈美，如今已無一處可以挑剔了。「想當年，真是險些兒教世人傳為笑柄，若不是忍之再三，那兒會有獲得諒解的今天呢？沒想到，你竟然會冷漠寡情到這等地步啊。」一見面，男方不禁傾吐滿腹牢騷

。遂又埋怨道：「辨少將早先還故意唱『葦垣』哩。那歌詞你可曾留意到？好狠心的傢伙啊。我恨不得還他『河口』⊕之歌哩。」女方聽此，終於忍不住怨責：

「河口決兮浮名流，

如何輕令關垣毀，

遂教儂心兮徒增憂⊙。

怎不教人怨歎啊。」她說話的神情，還保留着幾許稚氣。男方不禁莞爾笑道：

「關垣守兮實露泄，

徒令浮名四處流，

卿何獨責兮河口決⊙。

忍耐多年，此心已憂思昏昧，簡直沒法子分辨是非了啊。」他正好藉着酒醉，裝成一副不勝痛苦的样子。雖然天都快亮了，也毫不予理會。衆侍女都在一旁發急。內大臣只得埋怨道：「好個得意的瞌睡蟲啊。」不過，到底還是在天未大明以前離去了。他那一張貪睡的臉，可真教人看着都豔羨呢。情書仍不敢太過囂張，令人悄悄地送過來。女方今朝倒是反而顯得羞澀不肯提筆。害那些好事的侍女們一個個在那兒遞眼色扯袖子什麼的。趕巧，內大臣來探望女兒。那情書又偏偏讓他看到。信上云：「始終未蒙見容，更覺吾心悲苦。相思情深，恨不能魂飛魄散。

偷將袖兮絞淚痕，

手腕已痠祛猶濕，

今日任潮兮莫咎論⊙。」

字裏行間，親暱之情自露。內大臣却笑說：「喲，練得一手好筆蹟了嘛。」看他這反應，舊憾已全釋了吧。見女兒正猶豫不能下筆，乃道：「可別教人笑話才好。」女兒家心事，總不便當着父親面前寫情書吧；遂匆匆離去。賞與送函使者的祿品，盡是一些珍貴的東西，同時，又由中將親自細心招待。對於平常總是避人耳目偷偷摸摸送情書的這個使者來說，今天所受到的這種款待，大概給他爭回了面子，所以挺得意的吧。這人乃是右近將監，平時頗得宰相之君倚重的一位。

六條府的大臣亦已聞悉此事。他見宰相之君比往常神采奕奕地走進來，便問道：「今朝如何？可曾給人家寫了信未？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。這方面你倒是有些與衆不同，不急不縱，能捱到現在。那內大臣前倨後恭，世人對此恐怕又要閒言閒語哩。不過，你可得格外注意，千萬不要因此擺出一副得意忘形的態度，或者稍有風流不專一的行爲才好。他老先生呀，外表看來蠻從容大方的，實則心地狹窄，有點兒不像個男子漢大丈夫，挺難纏的喲。」照例又是一番諄諄教訓。不過，源氏之君內心倒是覺得：這一對年輕人實在是挺相配的夫婦啊。他們父子倆這般面對面坐着，看起來父親不像父親，倒是年紀稍大的長兄。當其各別分開來看時，簡直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似的，難以分辨，而並肩相比時，則又各有千秋，不分軒輊。大臣身穿淡色直衣，那一身白色仿唐的衣裳，花紋十分鮮明浮突。他依然英俊而優雅。宰相之君則穿着顏色稍深的直衣，那柔軟服貼的白綾染黃褐色花紋的衣裳，把他襯托得分外豔美。

今日適逢四月八日浴佛節，乃恭請來佛像。導師稍稍來遲，故各方夫人於日暮以後始遣女童侍等送來布施諸物，一切悉仿宮中習俗。同時，各位王孫公子也都像參加皇宮的法會似的從四處集合來。大夥兒反倒顯得比參加嚴肅的御前法會更爲緊張。宰相之君今天也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，刻意整容裝扮妥當之後，始赴情人處。這樣難免教那些對他害單相思的侍女們看得妬恨情生。不過，如今長年的相思償得償，這一對青梅竹

馬正是兩情相悅快活無比。做主人的內大臣看到宰相之君這位女婿，真有越看越愛之感，故而照拂得無微不至。對於自己終於認輸之事，雖然難免至今覺得遺憾；不過，見此年輕人脾性認真，這些年來竟也不曾移情別戀，一心苦苦等待女兒，便是十分可取之處，遂予原諒一切。雲居雁的姿色較諸弘徽殿女御有過之無不及，所以內大臣夫人和她左右的衆侍女心中難免都有些不愉快，也會情不自禁閒言閒語吧，但是這些都無礙於事。至於雲居雁的生母按察夫人，對此更是心滿意足了。

六條府的明石小姐已定於二十日過後入內。紫夫人依俗先要到賀茂神社去祭祀。她邀請了府內各位婦人同行，但是大家覺得跟在她後頭也無甚意義，所以紛紛婉辭，結果當天參加行列的人並不多，只有二十來輛車駕而已，前驅的僕役也特令減少，一切顯得含蓄收斂，如此反倒引人注目呢。這一天，紫夫人一早就去拜祭，歸途便在觀臺上設席就座，隨行各婦人的侍女們遂亦各自排列女車於觀臺之前，那光景豪華而豔麗奪目，令遠方看熱鬧的人有應接不暇之感。源氏之君不禁想起了昔日中宮亡母之車遭葵夫人侍女們排擠之事，乃對紫夫人說：「真不該乘一時之威勢來欺侮人哪。早先蔑視人，後來竟銜怨以亡。」他有意避過生靈作祟之事不談。「你看，留下來的孩子們當中，宰相中將不過是尋常人而已，好不容易現在才出人頭地；而六條夫人的千金却貴為中宮，無人堪與比肩。唉，這一切都是報應麼。世事無常，始終希望有生之日能盡興過日子；可是，總擔心着，一旦遺下你之後，會不會教你淪落飄泊無所依靠呢？」正言談之間，許多公卿貴人已陸續來到，遂起身向那邊觀臺走過去。

今天擔任近衛府勅使者為頭中將。在他離開父親內大臣府邸之際，這些公卿輩也正好趕到，遂相率前來。藤典侍^(四)也擔任勅使之職。她平素頗受人器重，故自皇帝以下，東宮啦，六條院之君等，都有無數貴重的祿物賞賜，十分光采體面。在她臨出門之前，宰相之君還差人送來信函。他們倆心中一度也曾燃過戀情，如

今宰相之君既已良緣天定，女方衷情怎能不感喟呢？

「稱何葉兮喚何名，

人皆擗頭慶今日，

徒逢佳節兮未伺偵⑤。

誠爲可惜。」總算宰相之君有心，伺機寄信來。不知女方心中作何感想？雖然即將乘車，時間甚緊迫，她還是匆忙作答。

「既擗頭兮更懷疑，

此葉何名當誰問？

折桂之人⑥兮自應知。

博學如您，理當知其名啊。」雖未見得是什麼上乘佳作，寥寥數語，倒也令人想見慧心伶俐。大概只有對於這位典侍，今後也不忍相棄，會繼續暗中保持聯繫的吧。

明石小姐入內時，理當由紫夫人陪伴才對。不過，這位夫人恐怕無法常期相伴在宮中，遂決心趁此機會讓她的親生母明石夫人充當監護人。紫夫人也覺得：反正總有一天會如此。害她們母女這般相隔，人家做母親的心裏諒必是難受極了。而女兒家心事，現在也正是戀母情深的年齡，不知她私下又怎麼思思念念呢？自己這樣居中隔絕了她們倆，到頭來遭雙方埋怨也不妙，遂對夫君進言：「趁這個機會，讓那位母親陪伴她吧。畢竟這女孩子年紀還小，教人諸多不放心的。侍奉左右的儘是些年輕的侍女，就算有乳母老媽子等人在一旁吧，也只能照料一些眼前瑣事而已；我自己又沒法兒常跟着她。若有她母親在，可就安心了。」虧她設想得周全。便即刻告訴明石夫人。這邊一位，果然也欣喜異常，覺宿願終於得償，乃着手準備侍女們的衣裳以